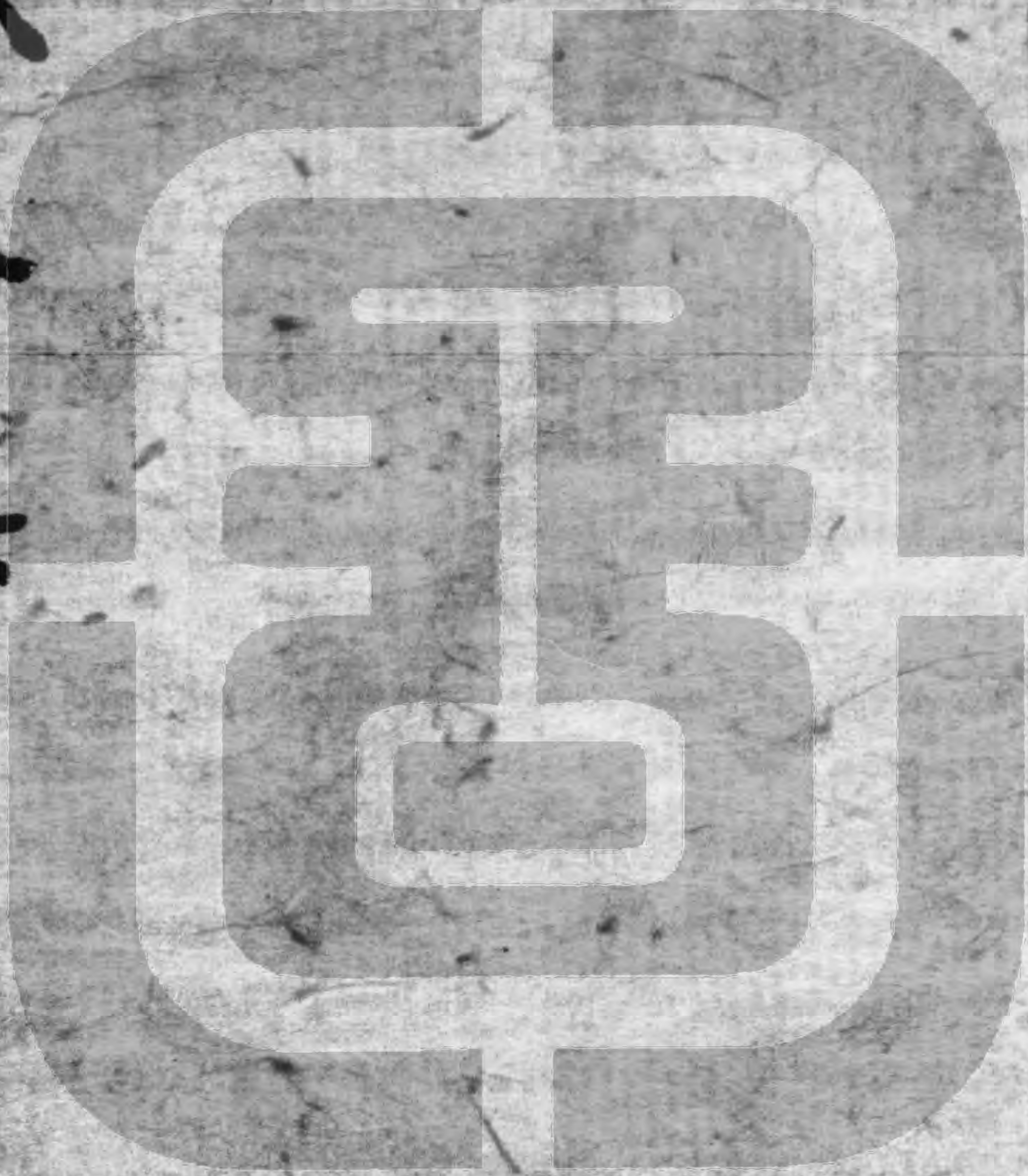


默成文集



默成潘先生遺文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爲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闢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爲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黜抑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

暗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爲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雜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好剛而惡柔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深以未見剛者爲嘆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根之不得爲剛蓋專以是爲君子之德也嗚呼若故中書舍人金華潘公者其真夫子所謂未見者哉熹雖不幸而不及洒掃其門然讀其書而猶喜於有以得其所存之彷彿蓋公自宣和初爲博士則已不肯託婚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矣及爲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桌唐恪不可用恐誤國事以是謫去魯不旋踵而言果驗建炎初召爲右司諫首論亂臣逆党當用重典以正邦法壯國威且及當時用事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而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謫詞直以揣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因可知已紹興

入爲都司又忤時相以歸復爲左史一日直前奏曰
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比年
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宜仰思
祖宗創業之難二帝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炭之苦
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事必先
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道勿以
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矣服喪
還朝又以廷叱奏事官而忤旨以去自是之後秦檜
擅朝則公遂廢於家而不復起矣然公平生廉介自
將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
餘日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
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其清苦貧約蓋有人所
不能堪者而處之超然然未嘗少屈於檜其子熺暴
起鼎貴勢傾中外亦未嘗與通問也嘗誦君子三戒
之言深以在得之規痛自儆飭至於造次之間一言
一行凡所以接朋友教子弟亦未嘗不以孝弟忠敬
節儉正直防微謹細之意爲本其讀書磨鏡之喻切
中學者之病當世善多傳之而所論汲長孺蓋寬饒

之爲人尤足以見其志之所存已嗚呼若公之清明
直諒確然無慾其旨可謂剛毅而近仁矣夫以三代
之時聖人之世而夫子已嘆剛者之不可見况於百
世之下幸有如公者焉而不得少伸其志以沒其條
奏章藁有補於時可爲後法者又以公自焚削而不
復存平生之言頗可見者獨有賦詠筆札之餘數十
百篇而已後之君子蓋將由此以論公之世其可使
之沒也無傳而遂已乎公之兄子令廣州使君時謂
熹盍序其書而傳之熹不敢當而亦不得辭也於是
三復其書而掇其梗槩附於書首以告觀者且時出
而伏讀之以自勵焉公諱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自
號默成居士集凡十有五卷廣州字德廊少學於公
植志行已甚有家法數爲郡守部使者愛民戢奸不
憚大吏所至皆有風績云

淳熙丙午春三月己卯朔旦具位新安朱熹謹序

此篇
不抄

宋史列傳

元相脫脫

潘良貴字子賤婺之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
 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鈞知
 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良貴正
 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
 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處
 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
 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
 徹乎外當國者指為狂率黜監信州泃口排岸高宗

卽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僞党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卽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淮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賢耶自當擢用何至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

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卽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揖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闔門并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期年除徽猷閣

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
良貴坐常與通書降三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公清
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
之晚節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
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
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子爲之序
史臣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
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
恢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
徽言陳淵魏在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足以經國
風節皆可以勵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爲永
慨矣

宋名臣言行錄

此篇
不抄

潘良貴字子賤一字義榮金華人擢進士第歷仕州縣宣和初為博士尋除館職奉使淮南靖康召對建炎初除右司諫時相忌之罷紹興入為都司諫忤時相罷復除中書舍人兼攝起居郎罷終於家宣和初公為博士不肯托婚富貴之家而獨嘗論斥大臣蒙蔽之奸及為館職又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又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因論時宰何臬唐恪不可用恐悞國事以是謫去曾不旋踵而其言果驗

建炎初論亂臣逆黨當用重刑以正邦法壯國威且
及當時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爲汪黃所忌書奏三日
左遷以去其言雖不大傳然劉觀所草謫詞直以揣
摩詆訾爲罪則其事固可知矣紹興爲左史一日直
前奏曰先王之所以致治者以其合於大公至正之
道比年之所以致亂者以其反此而已陛下今日誠
宜仰思祖宗創業之難一聖蒙塵之久俯念生靈塗
炭之苦土地侵削之多夙寤晨興不敢少置每行一
事必先念此然後發之務以合於所謂大公至正之

道而勿以一毫私意曲徇人情則天下庶有休息之
期矣向子禔陛對日晏未退公越班厲聲曰向子禔
以無益之言久勞聖聽叱之退者再焉上驚而怒欲
抵公於法中執法常同援公而排子禔上怒欲併逐
同翌日禮侍張九成侍講金華因論其事曰臣聞良
貴廷叱向子禔甚懼因就問之良貴曰時暑甚子禔
久對朝膳未進而流汗津津上良貴恐勞聖躬情迫於
中不覺聲之厲也上曰良貴用心又却如此繼云二
人莫平日不相一能否九成曰臣舊不聞子禔名曩

任館職時良貴為少監嘗請元帥府日問良貴以向子裡何如人曰好士人今臣所居於向子裡相近過臣云且得子賤在朝子賤良貴字也以此知二人初無不相得者上意稍解卒俱罷

潘默成公文集目錄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闕

齋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誥文五道 晦庵朱子序

宋史列傳 元相脫脫

宋名臣言行錄 年譜

劄子

論治體劄子

表

謝嚴州到任表

謝嚴州送還兵級不

借請降官表

謝中書舍人告表

謝中書舍人表

謝集英殿修撰提舉

江州太平觀表

狀

辭免秘書少監申省狀

辭免起居郎狀

乞宮觀狀

啟

謝張丞相啟

除嚴州謝執政啟

賀翟叅政啟

書

答雷公達書

啟李太發書

答田氏書

記

矯齋記

靜勝齋

寶林禪寺記

說

君子有二戒說

潘好古字說

肅齋說

詩

鄭亨仲作亭西山顏曰可文以書來求詩

為賦一首

夜坐聞竹聲示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

月

朱教授見寄七言一首遂用其韻

讀沈約傳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人每壯其東陽八篇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卿登樓新

什輒效立春體制和且攄所懷云

夏日四絕

夜與三弟同坐

聞笛一首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贈方仁聲一首

和沈秀才三首

和三二兄西莊

書懷四首

和仲嚴弟暮春二絕

梅花二首

雪中偶成二首

哭陳德固一首

詞

滿庭芳

中秋

諸賢題贈

問候書

真蹟存

宋樓炤

與潘左司書

宋范浚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范浚

和潘義榮

宋鄭剛中

有客開三逕

詩真蹟存

宋宗穎

讀潘家乘書默成公像

宋真德秀

默成賜硯銘

宋王栢

默成定武蘭亭記

王栢

北山紀遊節四條

宋王栢

又前遊

王栢

跋十八帖

王栢

跋十一帖

王栢

跋詩卷

王栢

跋默成詩

王栢

跋三戒文磨鏡帖

宋金履祥

默成文集序贊

金履祥

清德流芳

題并書真蹟存

金履祥

默成像贊

真蹟存

元黃潛

跋遺帖

黃潛

跋醉醒帖

元吳師道

跋年譜

明宋濂

至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

墓之

黃潛

又

黃潛

北山歸路

黃潛

潛岳

吳師道

潘默成鄭北山二公手帖

吳師道

後遊

吳師道

又

明董遵

默成公待漏圖讚 真蹟存

元柳貫

又贊 真蹟存

元吳萊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宋濂

敬鄉賢節畧

明商輅

默成遺像贊 真蹟存

宋裔孫桂

附 祖仁勅命一道

像贊

李光

七進詞

七進圖記

吳師道

附 潘時勅命二道

湖南安撫本傳

鄉賢志贊

王十朋

又贊

王十朋

寶謨潘公墓誌

朱熹

嗣 補論我發三大坦

章懋

默成潘公遺文目錄識

董遵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一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奉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潘良貴

右可特授依前奉議郎權發遣提舉淮南東路

常平等事填見闕仍借緋候迴日却依舊服色

勅宣教郎胡紳等夫均輸之政所以惠養天下實萬

此卷
刪去
不朽

世良法推而行之在乎得人今朕精擇能吏付
之成憲而爾等咸以才選俾按諸路其務謹守
條章毋或侵撓興利革弊以復元豐之盛朕方
明好惡以示勸沮其勵廼職嗣有顯賞否則罰
亦如之往欽哉毋怠可依前件

宣和七年二月十八日

勅清潘 誥文一道

朕惟自古明皇聖主必以厲精圖治爲先而代
天理物之道實罄於衷資爾一門忠清佐國宜
加恩寵而表其廉素也爾潘良貴秉志忠貞律
身正大蘊孔孟之書懷稷契之才輔治我朝克
有勞效公心執法正色立朝朕甚賴焉茲

特

賜爾清潘二字表爾門第使爾之後以知朕意欽哉
勅清潘徽猷閣待制潘良貴准此

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默成文集卷之一終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二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珍重梓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闕

裔孫潘有後重訂重叅

年譜

公諱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行四七姓潘氏自號默成居士世為婺州金華人曾祖介妣倪氏祖宗簡妣馬氏父祖仁累贈右中大夫妣祝氏贈令人公紹聖

此卷
則去不
抄

元年六月初七日亥時生自幼穎悟受學於伯兄良佐授以群書過目輒成誦大觀元年公年十四試入州學政和二年以本州舍選貢入太學五年中上舍第三名爲省試經魁及廷對徽宗合前後所試文觀之謂通經學欲擢爲第一大臣以故事當先廷試士因寘第二登何桌榜中榜眼授文林郎辟雍博士六年丁令人憂重和元年服除十一月權國錄宣和二年七月除太學博士少宰王黼中書侍郎張邦昌御史中丞郭三益皆欲以女妻之公曰吾起家寒微貴

人之女安能執婦道以事吾親乎辭不許三年公輪當次對回言河北群盜及方臘反叛之由且力詆廷臣內爲諂佞外蔽聰明不使陛下早聞以致有今日猖獗聞者爲之胆落四年二月以上幸太學特恩授承直郎十一月轉秘書郎時太史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鈎知名士公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公正色謝絕六年閏三月以校讐御前文籍遷奉議郎未幾擢尚書主客員外郎十一月改秘書著作郎公屢以親老力求補外七年二月出提舉淮南東

路常平司楊州州有中貴人以職事久留監司帥臣
遇之甚厚每與同宴席或以白公公曰監司與中官
郎非同官何名同席耶不聽當是時朝廷多用宦官
爲廉訪若有所陳直達禁中無敢較曲直者兵部員
外郎程瑀以調舟夫事劾內侍王珣反爲珣所奏詔
以其事屬公公辨之瑀獲免州新開大湖大姓分佃
之自是漁人不得漁金湖之中不沾水利公知爲民
害革之靖康元年三月召赴闕四月以欽宗卽位覃
恩轉承議郎十月至闕上下問孰可秉鈞軸者公極

言時宰何棗唐恪等不可用他日必悞社稷陛下必
欲持危扶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楊于微陋未見
其可也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泃口
排岸兼酒稅板木未幾言輒驗建炎元年五月高宗
立覃恩轉朝奉郎六月擢右司諫八月三日供職抗
疏乞誅僞党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卽敵人不輕議宋
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淮
揚養兵威以圖恢復且并及當時用事者奸邪之狀
右僕射~~沈~~潛善同知樞密院汪伯彥惡其言閱三日

左遷工部員外郎公以不得其言求去益力十一月
主管亳州明道宮三年以官工部時自南京扈從至
淮揚遷朝散郎四年署荆湖南路提刑以親老不赴
紹興元年四月主管江州太平觀十月起爲
外郎十二月兼權秘書少監二年轉左司員外郎
無巨細必以人情法理親爲擬定吏白舊例皆房中
自簽擬都司不過點檢書判公曰果若是何用都司
爲大臣欲有所私公必堅執雖脅以禍福言不可奪
左僕射呂頤浩素禮公一日以事謁頤浩從容謂公

曰旦夕決相援入兩省吾若不能不爲宰相也公知
其有利誘之意拒曰兩省官豈良貴可當也耶親老
多病方欲乞外以便醫藥耳頤浩怒形於色公退語
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苟以爲賢自當用之何至
握臂密語先示私恩哉若屈已受其牢籠異時何以
立朝卽日乞補外三月以直龍圖知嚴州六月召赴
行在公辭以親疾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十二月兩
浙運副使徐康國迎合頤浩意劾公罷嚴州日不當
借給送還兵卒月糧特降一官四年復主前宮五年

八月轉秘書少監十一月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復朝散郎時中奉公年已八十有九公屢拜殿前力
請歸養上堅不許公因入奏曰自堯舜以至五代其
間所以治者以合于大公至正之道所以亂者蓋反
此而已陛下能力行之則天下庶有休息之期言多
激切上深嘉納政和末前知峽州王宥做林靈素妖
怪之術謂能使天神降上察其誣誅之至是有旨欲
復宥原官公曰先王之制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
者殺况宥有甚於此者乎乃繳奏不行六年正月拜
中書舍人未上丁中奉公憂給事中呂祉中書舍人
朱震共言公貧於上上憐之賜錢五十萬以供喪事
八年服除四月復拜中書舍人六月兼侍講會戶部
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公故善
子諲時攝起居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徑至榻前厲
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勤聖聽叱之使下上顧
公曰乃朕問之復留子諲語子諲意氣自得愈云云
不休公又進言叱之上驚而怒欲抵公罪次日右正
言李誼亦奏公犯分御史中丞常同聞之歷疏公觸

邪忠國之意上不納權禮部侍郎張九成復再三爲
上言之上怒稍解公再上章求去七月以集英殿修
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九年四月起知明州治尚朴厚
務大體勤小物民甚安之私公赴官日行裝惟數笥
迨罷益以其四公訝而問之乃貯傳燈錄二十部耳
公命舍去毋使踰原數十年四月除徽猷閣侍制提
舉亳州明道宮自時厥後六載之間凡三除皆提舉
前宮十九年三月坐與貶謫安置官李光通書特降
三官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七贈左朝
奉大夫以是年十二月葬縣北二十里潛岳寺左法
喜山之原公初娶傅氏贈令人尚書傅墨卿之女再
娶范氏封令人三子畛承事郎江南東路提舉茶鹽
司幹辦公事累贈奉直大夫娶祝氏居金壇儼先奉
補將仕郎後改右承務郎疇右承議郎主管建昌仙
都觀居烏程女三人孫四人友直朝奉大夫知武岡
軍事友諒朝奉郎友益早卒友龍國學內舍生孫女
八人公面白如玉唇丹如硃眉目踈秀如畫精采照
耀見者謂爲神仙中人平生忠義凜凜雖更流離困

苦愈奮而不衰病中聞淮西軍叛輒廢寢食數至危
殆自少至老出入三朝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
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
之寄納帛數尺輸錢一千六百文清苦貧約人所不
堪公則處之超然高宗御書清潘二字以賜故閭里
稱爲清潘云

默成文集卷之二終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二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論治體劄子

臣嘗謂自古一治一亂不可爲常由堯舜迄於五代
三千二百九十餘年其間所以治者無他君臣協心
共相戒飭凡所施爲合於大公至正之道而已所以

亂者無他君臣異志皆務因循凡所施為悖於大公
 至正之道而已仰惟祖宗之有天下兵不血刃市不
 易肆天意人心不約而歸當時制為法度立為紀綱
 非益於國非利於民有所弗措是以海內廓然無事
 百有餘年承平日久奸邪擅權肆為欺蔽率意改作
 祖宗紀綱法度廢壞殆盡遂繼之以大亂陛下紹承
 大業於艱難之際焦心勞思欲恢復中原迎還二聖
 九年於茲矣然而治道殊未有以稱聖意者臣謂大
 公至正之道尚塞而未行也夫祖宗順此道而治其
 後逆此道而亂今不欲治安如祖宗時則已如必欲
 之可不兢七業七朝夕惟此道之是念乎臣願陛下
 靜澄其心思祖宗創業之難念父兄遠狩之久憫生
 靈常懷塗炭之苦憤土地日有侵削之憂凡下一令
 行一事必先以此四者為念然後發之于政詔大臣
 同心協力勿以一毫私意曲詢人情斷自今日其已
 往者漸以公正之道更革之其方來者力以公正之
 道固守之如四時之有信如金石之不移則天下庶
 有休息之期也如其不然臣恐大事寢以大坏雖無

境外之患而中國自傲矣——陛下留神察焉取進止

另於下篇寫下傲字

謝嚴州到任表

忱辭上達極陳愛日之情睿澤下流恭被自天之命

愧增汗浹感極涕零中謝伏念

臣蚤奮單貧誤蒙識

擢有親已老去鄉寔難屬奉召音肅馳行闕載因陟

岫復念趨庭仰軫皇慈俯施洪造仍寓名於龍閣俾

增重於虎符奉檄惟慚啟途已至西瞻佳氣喜帝所

以非遙東指白雲迎親闈而甚邇拊循有暇定省惟

勤每於學禮之餘得奉教忠之訓克諧烏哺敢替葵

傾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盛德日躋至仁天覆操賞

罰之魁柄駕馭百工恢德之宏綱包羅一介曲從
人欲仰見天心臣謹當惕上以思效上自厲既違將
父欣逢孝治之朝何以事君願效古人之節

謝嚴州送還兵級不合借請降官表

事違令甲罪見劾章仰荷湛恩曲行輕典中謝伏念

上涉道迂淺從政拙踈日者叨毫社之祠宮解桐廬

之印綬扶攜老穉資藉車徒雖無千里而不必聚糧
顧餘百人而安所仰食束裝欲發援例未言一時猥
徇於人情三尺謬干於吏議重惟鹵莽退積兢慚敢
意懲愆止從褫秩茲益仗遇 皇帝陛下總該庶政

駕馭群工好惡未常有私賞罰必惟其當臣敢不恪
遵明訓深省徃尤所愧身閑更切無名之粟倘紓國

難願捐不貲之軀

謝中書舍人告表

塵禁省以代言已慚非據卽里居而拜命更冒殊恩
憂患餘生周章失措中謝伏念臣立身寒苦賦性慙
愚先帝擢臣於布衣今踰二紀陛下置臣於諫省亦
復終星每思自效於涓埃庶或少裨於海嶽其如命
繆動與願違日者召自真祠寘諸冊府旋載鸞廷之
筆亟聯鳳閣之班始奉除書遽聞親疾方寸已亂卽
日遂行惟茲專輒之私宜在譴呵之域敢圖孤迹上
軫皇慈憐臣去國之急難則錫命以爲問寢之慰卹

臣遭難之窮乏則錫金俾襄大事之勤存沒知歸哀榮有耀雖碎螻蟻之命曷酬天地之恩及此外除恍如昔夢拜九天之綸綍命寔維新被三品之服章德非其稱恭惟 皇帝陛下加惠群工厲精庶政湛恩遐暨顧雖小物而 成孚號誕揚不以陳人而中廢臣敢不激昂殘 象厲懦裏蚤夜以思克謹教忠之訓險夷不二永堅狗國之誠凡可捐軀誓當竭節

謝中書舍人表

待盡倚廬方畢三年之制召還西掖載膺一札之除寵至魂驚感深涕隕中謝竊以政事之地必資論思獻納之才詔令之行當得深厚坦明之訓唯奧學該通於今古英詞追配於典謨識慮知爲治之後先直諫宏事君之規益斯可以仰助雷風之號誕揚綸綍之言如臣者憂患陳人荒蕪下士稟資方拙更三黜而自憐賦分竒窮已半生而寡與頃叨螭筆旋陟麟臺始被寵光遽罹凶禍抱苦願終於苦塊無心復造

於衣冠日月遷流形容凋頽撫禪琴而增慕傳召節
之已願果奉除書復還舊物里閭改觀共瞻天眷之
優隆頂踵知愧獨荷聖心之簡記願雖碎首曷報鴻
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乃武乃文克勤克儉思道
如商高之恭默接下過周宣之慎微事舉法於春秋
化每形於雅頌廣收俊彥欲致中興施及妄庸亦叨
睿獎 臣敢不孜孜奉國壹七禠身温故知新願日深
於德意獻可替否庶或補於艱難誓竭孤忠以期淺
齒

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承乏掖垣茂著盡規之義巧閒祠館曲蒙從欲之仁
祇服恩私益深漸懼中謝伏念 臣八仕二紀獲事三
朝唯知忠義而披露肝心敢念饑寒而保持祿位自
信甚篤人言莫因歷落嶮崎衆皆指爲可笑流離困
苦臣獨奮而不衰屬憤奸邪實非職守歷階陛殿怒
髮衝冠雖非能衛社稷而執干戈亦庶幾如鷹鷂之
逐鳥雀退思冒昧甘俟誅夷始陳待罪之章亟蒙涵
貸旋上奉祠之請卽獲便安仍加論撰之名俾全進

退之節君父之慈憐若此臣子之報稱若何恭惟
皇帝陛下駕馭群雄綜核名實陟降無私而帝則是
順好惡罔作而王道攸遵如臣狂愚不忍竄斥然方
軍令匱難之日而坐靡廩廡國事搶攘之際而燕處
山林俯仰以思面目有愧臣敢不恪勤香火懲艾過
愆疾病交侵雖作終焉之計形骸未隕益堅國爾之
心庶畢餘生以酬洪造

辭免秘書少監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潘良

貴除秘書少監不候授告指揮到於所居州軍依條

差撥疾速前來行在所供職 臣良貴昨於建炎元年

內任工部員外郎爲父年老抱病陳乞宮觀建炎四

年內蒙恩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亦是不曾赴

任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三月乞便鄉差遣蒙

差知嚴州到任四箇月卽令宮祠八年之間累蒙除

用皆以親老懇求便私今父八十九歲比之往日衰

益侵人子之情尤難遠去伏乞特賜敷奏改除一
觀差遣伏候指揮

辭免起居郎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除臣起居郎日下

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

臣頻年以來四更官

觀實緣親老非敢偷安茲被誤恩召寘冊府充職踰
月獲覲清光輒罄丹誠仰干天聽丐還真館復遂初
心退而省循方候呵譴忽蒙陞擢跼蹐靡寧况左史
之職君動則書班於從官其選素慎不惟臣愚非所
宜據而請閑得要求退獲遷言行相違尤難安處伏
望聖慈特降睿旨追寢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以安

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愚非所

寧以空史

以論對家

以和文輝

四畏官

乞官觀狀

臣近因權揖左史彈奏戶部向子謹繼上章待罪雖

蒙聖恩寬貸然臣忠懼終不自安伏念臣稟性愚戇

賦分窮薄臨事妄發屢陷危機若久居侍從之間必

速致顛排之悔兼臣近更憂患心志凋摧獻納論思

自知無補伏望聖慈曲加覆護除臣一在外官觀

差遣以養殘骸倘未至於死亡誓當圖於報效伏候

勅旨

默成文集卷之三終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四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齋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謝張丞相啟

退卽山林久濶寒暄之間仰瞻斗極徒頒次舍之光
誠雖切于飛馳禮遂成於逋慢祇以爲媿不能自文
竊惟神物之護持宜有福祥之單厚輒申悃悞敢候

茵憑恭惟某官望重百僚名聞九牧出處係朝廷之
輕重道德爲人倫之表儀光滉咸池夾輔中天之皎
日憺威夷落蕩除直北之妖氛更險夷而節義愈明
被謗傷而功庸益著迨膺申命起護价藩微雲之滓
太清曾何傷於盛德大旱而作霖雨實有望於嘉猷
諒無煖席之期卽拜賜環之命顧惟無似深沐厚恩
早蒙公楮之吹枯繼辱祁奚之舉顛蘭臺适體屢興
嘆於沈英紫橐持荷更叨榮於取穎中緣禍變分絕
生存雞骨支床僅留食息魚書染素莫効勤劬居然
星紀之薦更藐爾殊廷之在望歲聿云暮道阻且長
并越參旗憂隔轅門之拜袞裳綉帶佇聞黃閣之開
願益惠於生靈用直符於睿眷傾依之切敷叙奚殫

賀翟叅政啟

恭審光膺帝制叅秉國鈞六星比而三台色齊識天心之所屬百僚喜而萬夫悅服慰人望之咸歸竊以自古治亂之分常係人材邪正之用泛觀百家諸子皆苦口而丁寧遐想九夷八蠻悉望風而進退非特時勢之必至抑亦人心之所同惟其正不勝於邪是以亂常多於治方今國家之患願不在茲遂使幅幘靡寧莫知所向倘匪老成之出曷扶危殆之基荷上穹之未忘庶斯民之可救伏惟其官佐時人傑間世

英賢瑞玉無瑕大寶儼陳於清廟霜筠有節孤風獨
屬於歲寒蜚聲騰譽於三朝歷險更夷而一致江湖
雖適常懷觀闕之心鐘鼎既安何異山林之性方主
上無多難之畏而左右惟正人之求用圖再造之功
宜趨我公之入固將以大忠經世以至誠格天問國
事萬變而不窮陳王業七月之所致掃骹骸懷奸之
俗俾耿介有氣之風使乾坤無震蕩之憂生靈措休
息之地詢之天下誰曰不然某性質凡愚學術固陋
素乏趨承之幸遽蒙特建之知昔掌禮闈嘗與甄收
之列迨承密旨復叨論薦之榮念此恩不忘於頃臯
雖多言莫致其萬一陽德純粹物候清和仰祈順時
倍保鈞重瞻依頌禱不勝下情

荅雷公達

論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
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亂聖人於書特作誥
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
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旣作郡尤宜節慎也老
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勵
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
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
鏡藥當用此藥擦磨塵垢使之通明透徹而後已若

積藥鏡上而不施磨擦之功反為鏡之累故知托儒
 為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為
 何如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狂
 反故態也幸一笑納之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啟李太發 即莊簡公李光也

言念粵從初仕雖為道義之交逮此晚年未托葭莩
 之好靜惟寒族敢議通婚既蒙金石之嘉言用致筐
 箱之菲幣伏承令女小娘子資涵粹美秀夙著於閨
 房 某 姪時質本戇愚學初聞於詩禮式因媒妁願結
 絲蘿將親迎於大門庶承祧於宗祀其為媿佩罕聲
 敷陳

荅田氏禮書 田經國公之姊夫而武公之甥也

伏承高明之從弟武乃吾姊之子而 某 之甥也吾姊

另
寫

默成文集 卷之四 書

為田氏婦三十年矣老而益貧某欲以長女妻武俾之左右奉承焉此素志也茲承申之以媒內致之以雁幣敢不拜嘉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三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珍重梓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重叅

矯齋

君子知強為善而已矣遑恤其他而世之忌人修也無以蓋之則群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變而中人忌其加已也徃徃嫵媚軟熟不敢出

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爲小人之歸而後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敗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悼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爲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之諄也者也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忽古人以爲訓而今人以爲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爲中庸傳者十數家未嘗有斷然發明子思此意者尤可嘆也夫釣是人也性近而習遠所以相遠正在矯與不矯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未有不喪已於物者詎可日不用力於矯耶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日用惟禮之行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自然矣故勉強行之與安而行之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則曰矯二言之則曰勉強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益端雅而尙志求予名所居之齋因榜之曰矯蓋予常弦子思之訓始終不衰今老矣俯仰樂而無媿故以勉子子其懋哉

靜勝齋

凡人自平旦而起目視耳聽手持足奔其心念之所經營雜然無一息暫止及夜而安身可以休矣又有夢焉飛揚沉墜得失悲歡與夫恐怖之事徃亡失聲而泚汗如是汨沒至老死而不悟者天下皆是也故常爲靜者之所憐憫曹君用晦異時與予同鄉校遊上庠今餘二十年矣屬過予言曰屢誠有意於功名官旣不偶乃得更儒冠爲武此世事之不可必而甚可笑者也頻年不喜事亡寄傲僧廬闢齋於西廡以自適幸爲名之夫吾子一人之身也方其高車秣馬馳逐乎通都大邑何所見而其心如彼今而紙窓竺屋環堵蕭然終日凝默何所見而其心如此是必有靜於中而勝於外者矣然予觀醉者顛倒錯亂旣醒而病亡而悔且言曰終吾之身誓弗入於口忽一旦樽俎設於前歌舞在其側又欣亡起而從之不獨忘其身之戒反嗤醒者以爲妄人子懲於前旣已靜矣其進益此道視醉者以爲鑒哉

寶林禪寺記

義烏縣南雲黃山下梁普通元年傅大士依雙

檁木結庵大同六年卽其地建寺因名雙林佛
殿宋治平三年賜令額宣和三年燬于寇紹興
四年建藏殿住山僧標次第復完凡爲屋一千
二百餘間

有大比丘其名行標號曰慧炬一日過予從容言曰
維雲黃山是爲蕭梁善慧大士修証道場我以緣法
總徒一年兵火之餘豈弟慈祥外護我法考其性資
有大士宗我將懇祈丐其名御起勝妙因爲邦人倡
郡將聞已愀然改容顧謂標曰方時孔艱民力困耗

吾護此方如護元氣不以毫髮呼擾井閭况此土木
不急之工勞人費財爲役甚鉅縱使彌勒卽今示見
我猶持此力勸止之標聞是逡巡而旋復見予言事
不諧矣予曰太守之職承流宣化奉法愛民而外有
爲實非其責不若自營我法博募廣求况師駐錫以
來道俗傾鄉時節或至咄嗟可成標還雲黃山大開
法席徧召檀那而告之曰惟我大士誕毓此方爲瑞
爲祥人天仰雙檁建寺甲於叢林自梁迄今餘六
百載流通祖位不乏人宣和三年盜起于茲不幸

煨一椽不存今歷歲時堂廡齋厨粗成行列獨茲殿址瓦礫弗治妙相慈容久無所宅爾等善友忍坐乎不聞標語歡喜踊躍於是退而各盡已力大出

告成其高八十餘尺而廣倍其半中安像設莊嚴妙好外繚闌楯雄麗靚深如化人宮迥出空際里之士女與旁州之人奔走往來作禮數皆曰耳目未嘗見聞山林增輝緇衲雲集坐變榛莽爲金碧區未有成辦大緣如是之速者也故嘗論之一切世有爲之法皆有分齊長短可度輕重可權淺深可測小大可稽至于佛法則大不然淵乎妙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不能知識不能識古經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着觀夫世之治生殖業銖積寸累可謂勤矣假使骨肉就其乞貸愛惜靳吝未嘗輕捐至佛會中心生悲喜則傾囊倒廩畧無留難又其最者身體髮膚頭目髓腦於彈指頃棄舍如遺其故何哉蓋淨智妙圓與吾如來本同一體念起背覺遂爾合塵塵昏本明轉不息佛以慈

悲哀憐覆護於生死海誓作津梁猶如父母只生一
子子出遠遊望望不至彼爲子者漂流無所終年不
歸寢食之間嘗懷憶念聞說父母涕淚交橫固無別
因疾若桴鼓此豈可以情量揣摩筆舌形其意態乎
標之爲是役也予最詳其本末故樂爲之記其懼來
者之隳其績也復爲說偈曰良木秀山澤中林猶百
年斲削應約繩必資諸巧匠陶者輸瓦瓦圻人施
全泥絲網及寶鈴丹漆塹塑績罷精磨歲月始克觀
厥成金錢與糗糧所費如山積雖名有漏法寔爲無
量德庶俾凡覩聞因緣得入道我昔禮大士廣厦餘
千間何人持烈烟一燎不存芥嗚呼有施者又有戕
毀人良絲弗思維縱我無明故今合檀施力作新美
踰初丁此時難危爲衆作依怙咨爾方來者毋易隳
前功增飭愛護之當如扞頭目使百千萬億遊戲依
雙林於龍華會中永瞻微妙相

紹興六年二月日左朝奉郎直龍圖閣管亳州明道
宮潘良貴撰

君子有三戒說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予謂此言如大醫王之治病其針砭足以起死人而肉白骨但方其病時不遇此雖遇之而不受者滔匕皆是也予少出見紛華而悅及壯好勝多忿色鬪二病纏痼餘二十年莫覺莫知朋友莫予告也今老矣二病不藥而去獨志得之心早夜熾然非問舍求田則慮子孫而憂妻妾曰如是則可以安吾身

也如是則可以適言意也歲得貨財若干則可以足
吾用度得穀粟若干則可以飽吾宗族官當擇優厚
之職庶足爲蓄積之資橫心所念莫非惟得之從鳴
呼亦可哀也已夫夜之所夢多晝之所爲也臨事而
食且皆平日之所習也今志得之心不戒如此脫遇
有可得者能辨禮義而受之乎其貪冒無耻爲小人
之歸必矣乃知得之一字痛鍼老者之膏肓非聖人
不能言也予旣犯其二戒幸而未死尚可奉其一以
周旋自今以始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
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其餘流行坎止一切付與自然
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尚庶幾其
無愧焉

潘好古字說

予始官京師聞吾宗有士名好古字敏修爽邁不群
與予弟遊太學同硯席雅相愛好而獨未之識也其
後予以宮祠居鄉敏修始來訪予坐與語氣直而
志剛奮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心益噐之建炎己酉金
大入明越予避地武川復與敏修相依於劉巖之上

暇日從容正襟而問曰子名而又字之豈夫子所謂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乎曰然予曰凡
學者皆有師不可不嚴而欽况夫子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天下之所尊事乎彼其言曰我非生而知好古
敏以求之自謙之詞也雖自卑之辭然所以爲夫子
亦不過如此而已今子名且字之必以我爲好大而
不降讓也請以字易之夫古不可以不好聖而不好
古不得謂之聖賢而不好古不得謂之賢學者以聖
賢爲師卒期至於聖賢而後已然聖賢得於古必有
以行於今所謂行於今非苟有所合也今有戾於古
以古正之正之而從也則推之天下與民共由不卑
今而尊古正之而不從也則歛之一身獨行其道不
枉古而從今要非好之篤鮮有不移於今者老子曰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宜御猶御馬也緩急馳騁惟御
之適而不惟馬之適誠能御今可以言好古矣請易
子之字曰伯御甫子學誠施於今吾將觀子矣

肅齋說

姪甸求名其讀書齋且言曰小子不敏請事斯名子

觀晚進爲口耳之學僅能誦紙上書銜露輕儇忽同
 列而侮老成求日益而爲君子難矣所謂君子者無
 往而不致其肅也外之言貌視聽內之心思常恭莊
 端恪不少懈焉子試習之積時以終日積日以終月
 積月以終歲造次顛沛不忘所謂肅者行之三年然
 后見予而問焉予又將以語子子不易予言則自茲
 始今以名齋其出入觀之

默成文集卷之五終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五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齋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鄭亨仲作亭西山頽曰可友以書求詩爲賦一

首 亨仲卽北山忠愍公字

君不見子猷嗜好與俗殊種竹不可一日無又不見
 太白清狂世絕倫舉杯邀月獨相親風流二子去已

遠塵埃那復聞高人鄭侯未遇身更閒躬耕自樂巖
谷間開亭容膝日寄傲坐對嶢嶢崒嶂之西山西山
蒼翠如堆玉松奏笙竽雲作屋澄鮮爽氣日夕佳不
學時情易翻覆田文唾面嗔小兒翟公署門良可唾
悠七權利悲一時樂哉此友誰能知鄭侯與我論心
久年少相從今白首對山勿著絕交書要須著我成
三友

夜坐聞竹聲示姪

室明窓有燈夜暗天無月跌坐依蒲團竹聲助清絕
初疑小雨至蕭々俄復歇忽然變軒昂風湍散巖穴
聽久耳根靜萬慮皆瑩徹塵凡不待掃境妙心自潔
竒哉不二門欲倩維摩說

和季成弟中秋不見月

時寓妙智山中

經年等待中秋月一夕陰雲掃不開高樹時驚踈雨
過空山那復故人來夢回誰憶霓裳戲老去愁聞水
調哀與子相逢長得醉何須佳節始啣杯

朱教授見寄七言二首遂用其韻

賢哉蘧瑗晚知非此道吾今亦庶幾囊乏一錢聊自

野成身
卷之六
二
晒家無三徑不妨歸冥鴻久已離矰繳野馬由來見
勒鞵溪上月明舡正穩肯將簪笏換蓑衣

等閑長嘯倚孤松雲破天邊見碧峰架上殘書猶可
讀瓶中儲粟不堪春生涯幸有千年秀身世何須萬
戶封僧榻寄眠無一事覺來深省聽晨鐘

僕讀沈約傳怒其緩頰賣國髮上衝冠然古今
人每壯其東陽八篇文辭未有少之者因次卿
登樓新什輒效立春體制和且攄所懷云

隱侯文治知何用千古端羞墮淚碑國危忍助神鼎
覆身免猶嗟革帶移登覽寒烟縈遠目淒涼夕照譏
高棖傷心往事君須賦恐有道人來采詩

夏日四絕

四月天氣初鬱蒸碧桐照空門巷清何人解助隱居
樂爲我喚取黃鸝鳴

掃地焚香避濕蒸睡餘茶熟碾聲清風來桐竹歛
舞雨過堦除灑七鳴

錯落星河天未明太虛溼露氣全清東方隱約生光
耀便覺林間宿鳥驚

娟七踈竹拂雲長門巷無塵氣自涼多病無情如嚼蠟卧看風篆博山香

夜與仲嚴叔倚季成三弟同坐聞笛各賦一絕
西北干戈撥不開今宵聞笛更清哀高堂親老髮垂
白與子買舟歸去來

法清晚步分韻得夕字

有能能幾幾連亂不謀夕聯翩二三子晚步縱所適
田田無人聲牛羊斷歸迹時有墟曲中寒烟裊修碧
雖七南飛雁北信杳難覓不知二聖君泫然淚沾臆
小臣真蟣蝨持顛願何力殘臘行當除青陽來已逼
衰骸分填壑公輩宜強食

贈方仁聲

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
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曰雲茅以衛生
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云

學道悠七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
去先向茗溪訪葛洪

和沈秀才

年來有客從黃石老去何心望紫泥世事違人常八
九生涯隨力任東西

軟語千時芻豢美苦言投俗桂薑辛山河若欲攄幽
憤盥手焚香讀過秦
弱齡慮事心常破壯歲投閒髮已華但得安貧如北
阮何妨受侮似東家

和三二兄西莊書懷

莫問莊生然不然時中只可自隨緣冬深江北無邊
報又得安貧過一年

賢愚狂聖等爲人要是天君自策勲舉世紛乚誰得
妙韓公惟許孟軻醇

古來達士盡窮空我愧修身道未豐痛飲不妨歌楚
些投閒何幸伴吾儂

一炷清香度博山妙觀不着有無間此心欲報難論
價放我形骸十載閒

雷電驚人胆風濤催客思

和仲嚴弟暮春二絕

吾生四十已侵尋獨喜年來不動心世事升沉君會
否人間春去落花深

沂上風光點獨知樂然寧復歎春移吾人老大知何
用仰止前賢須及時

梅花

天與孤高花獨新世間草木信非倫影潛水月不受
彩氣傲冰霜何待春冷淡自能驅俗客風騷端合付
幽人往來百匝堦除裡頓使心無一點塵

氣欲崢嶸歲欲新寒梅方信冠群倫直能平地凌封
雪可是回根迎小春九畹蕙蘭真上客千山桃李盡
庸人郎今攜酒江郊去弄葢攀條一拂塵

雪中偶成

飛花看六出俄向臘中來解驗人情喜始知天意罔
夜闌牕愈白晚凍日難開麥熟何時節饑民正可哀

二

歎歲多流冗邦侯喜鄧來雪除驚臘盡耕近樂春圓
郊野猶同色江天已半開短衣難揜脰誰說少陵哀

詞

滿庭芳 中秋

夾水松篁一天風露覺來身在扁舟桂花當午雲捲

素光流起傍蓬窓危坐飄然竟欲到瀛州人世那知
此夜空際列瓊樓 休休閒最好十年歸夢兩眼鄉
愁謾贏得蕭々華髮盈頭往事不須追諫從今去拂
袖何求一樽餘酒持杯願影起舞自相酬

挽陳德固守禦

補遺

勅醜敵登城日中華將士奔人皆趨北闕君獨死南門
秘計無人用英聲有史存秋原悲淚落桂酒與招魂
默成文集卷之六終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七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學曹時震原闡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啟

樓

炤

炤啟適草草作得一書託

郡中附上次專人至伏讀

手教感悵不已別來

此卷
刪去不
初

尊體佳勝

眷聚各康健

惠蜜愧佩數日天氣斗熱惟若時倍萬

保畜不宣

炤再拜 宋

子賤老兄 閣下

二月廿八日

與潘左司

范 浚

遠違益誨忽幾兩月瞻仰不可名叙去十二月獲領
貺書感激厚意無有窮已因念不肖且賤膚受末學
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尚見古人自得
之意不劫匕爲世俗趨慕耳執事聞道先達用所以
見知者脫畧年輩使玷交遊中規約挽引欲遂納諸
成就許與甚篤有子弟之愛久愈益親每語以林泉
終老示論久要伏惟此義銘貫心骨口不能言非若
俗人中感恩報惠喋匕推謝爲也浚竊嘗怪今世貴

人率以勢位自高而窮士亦以貧賤自屈自高者耻
下交爲世俗之羞自屈者窮上交爲一旦之榮貴人
失其德窮士失其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行
亦已久矣起而振之非有當世賢達其將誰能宜乎
執事者之於浚爲是眷也浚誠固陋獨未嘗求知
於人而辱國士之知最厚焉伏惟此義當古人中求
之今乃得逢於下執事抑何小人之幸歟伏審昔遷
司都方且大用矣願調護自重與一二賢君子主盟
吾道於上使世之窮士如浚者相與企瞻餘光樂道
而自勉於下則道之行其庶幾乎區也夙心感於見
遇因書如此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范浚

野人儀矩初無華况復破帽風簷斜先生有意念衰
醜折角遠送新烏紗束巾識著出妨戶色若露洗凌
晨鴉舍人樣好信殊俗朽質得慚無白漉癡愚稚子
強解事競道宜稱相謹諱輕寬不但慙當暑掉頭曝
背仍堪誇修容他日奉遊宴便可咲誚參軍嘉從今
且暮戴君賜閉關無事耶煎茶

和潘義榮

宋鄭剛中

世態歎危轉覺難年來宜我面西山高情不出窓几
內至樂亦非文字間願得好風常款匕不妨流水自
潺匕箇中有味誰同享俗子卑陬莫強攀

有客開三逕長風洗宿醇只斯龍吐角不意鳳來鳴
丹室從中構儒林分外清豈無高士駕載酒寄閒情
弟宗頴爲

子賤年兄足下

讀潘家乘書默成公像

潘氏之譜來自馬晉時代有顯仕德業相望文武
勲華迫於我

宋猶爲赫然至若默成先生以正大之學勵端方之
操蓋其天資醇厚確然無慾有如朱子之所稱剛
毅而近仁者故其立朝議論慷慨正直無所屈撓
有漢汲長孺之風而文學襟度才智則又過之惜
乎當時權姦挫抑竟賫志以沒予常讀其論治一
疏深明爲政之體請易四相灼見禍亂微機誠哉
名哲竒賢也使當時而或少致用焉則其設施布

畫 國家豈特偏安於東南哉嗚呼慨哉 德秀晚
 生不幸不獲瀟掃其門躬聆教誨猶幸得其遺書
 而讀之三復與嘆僅因視公家譜附言傳後以致
 其景仰之意云

延平真德秀頓首謹書

默成賜硯銘

王栢

維皇大人初師默成授此玉質曰端之珍相彼兩翁
 對於大廷玄雲膚寸潤澤斯民清風寂寞界子支孫
 守以寶之寃此令名

默成定武蘭亭記

王栢

蘭亭修禊序右軍之神筆也所謂道勁圓健已備其
 美七傳而至智永其徒辨才尤秘藏 姪護頭百越二
 百六七十年而唐太宗以術取之未幾殉于昭陵而
 真蹟亡矣唐初善書者多而臨摹不止一家惟歐陽
 率更為逼真勒石禁中石晉時契丹舉歸流落於定
 武此所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曆中碑出
 民間歐公集古所見已四五本乃以定武為別本蓋
 亦未深考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歐本耳自

熙寧後薛師正父子別刊

二本

以易元碑於

流帶左天

劖損一二筆爲識行於世者徃七別刊本故定武真本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七翻刊幾千石矣訛以傳訛僅同鬼戲每竊晒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默成所寶蘭亭叙亦在其中予且悲且慙質田以承命久而玩之寔熙寧以前定武本也何以証之字有率更體而所劖五字尚可見也諸家所識精筆儼然在目千古辟易莫敢仰視如皓日中天而萬縑沈

暉如祥鸞覽德而群飛歛翼自可獨步東南也方宣和紹興間馬南馳中原俶擾士大夫宜未暇留神

于翰墨題識于後者猶二十餘人多一時名公卿也豈非懷古傷今而卒付之無言欤最後范大史冲一跋微發其機寓感慨之深意真足以瘖晉室群賢之舌而奪之氣後之來者宜不復可措手矣惜乎元祐諸君子之故蹟脫落不存自足息影潛形百二十餘年而歸于予以予無所嗜好一朝而得北方賊時之名刻傳默成衣鉢之餘玩亦異事也暇日摩挲展觀

對諸賢姓名肅然起敬豈特懷感世道之廢興而是物之託諸人者已不勝其可嘆未知後之視今復何如也因題其顛末于后云銘曰
默成典型百年雲散伯遠治命授此珍玩定武故寶諸賢題贊獨步東南永式清鑒

北山紀遊節

四條

宋

王魯齋

鹿田本一寺也今爲東西有故中書舍人潘公默成故相葉公養空之題字皆鐫之石寺後有斷崖大石離立于竹樹間養空榜曰第一軒斜訪法清寺僧有分謙者精廬倚翠曲池涵泚小橋飛入養空所書浸碧軒引至穆賓閣見養空昆仲四詩板精畫飛動詞理超逸四顧見石壁峭直穎異秀拔恍然對潘公之爲人

又前遊

鹿田者相傳宋玉女騎鹿以耕山有玉女墓墓上樹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穴玲瓏巖如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流泉逸之昔默成潘公所憇遺刻多存者

跋十八帖

宋魯齋王栢

右默成十八帖多南渡搶攘之時禍亂交繁人不安厥居氣象益可想也先生之出大畧與致所寄莫不瀟然至於奉親之歡樂與人之厚辭受之嚴操守之固亦可槩見此卷所得不既富乎雖非晚年老筆真如鳳雛翔于丹山雖未千仞終不肯輕下耳

跋十一帖

宋魯齋王栢

栢自幼知敬默成先生初得應仲臣致二帖喜不自勝寶藏餘四十年始續得十有二帖作二卷亦既書歲月于後矣寶祐丙辰之春丙兄伯遠攜四十有九帖授予曰吾家不知愛得好事者寶之足矣越數月既成襍軸伯遠復來展玩嘆息而去未幾伯遠竟凶嗚呼伯遠知予之素所敬愛故以托其傳其志亦可悲也此十一帖獨首帖為少年之字餘皆縱逸豪健而不踰軌則宜伯臯余君之贊美嘆重也伯臯亦以善書稱故能參其筆意云

跋詩卷

王栢

默成此詩筆豪氣逸歸宿有味非特一時題咏而已

此所以爲可敬也不幸幾毀於簾箔間若有神護再
還舊觀仲志之子若川知所寶愛不輕於授子亦不
輕於得遂與李花詩重加裝褙以奉其傳

跋默成詩

王栢

不動心齋有素規稜匕風骨太清竒殘書斷帖人爭
寶誰識先生愧祿詩

跋三戒文磨鏡帖

宋金履祥

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吾於
默成潘公之風亦重有感於斯焉蓋公之志節剛毅

凜不可犯其著於言語文墨者真若斷金激石以履

祥之昏耄頑頓每一讀輒一奮勵猶有平日不自揣

量之心况方來有志之士且十百於我者其感慨激

烈當何如也世多言托於金石者可以不朽公三戒

文磨鏡帖刊於東陽道院於永嘉於八桂於義陵蓋

非一處亦非止一二帖而東陽道院者以毀漫不復

存其碑存厄蓋可知也而公之風久而益振賴有國

史文集與朱子序文千載不磨則有非碑之所能盡

者公之來孫子東陽叔哀集家藏諸碑黑本整褫成

帙以示當世名流見者當心肅髮豎君子之澤再新於五世之後則其餘風之興起可期於百世之餘也嗚呼肆哉

默成文集序贊

金履祥

默成之文斬釘截鐵朱子序之河傾川決煌煌名筆詎論工拙伏讀仰瞻如火烈也言也玉璫金玦寶祐而降公卿跋章文歛鋒鏑附中掩剛風俗議論駸也刑方匪公之節豈邦之昌嗟公聞孫毋寧珍藏方來日長必或發揚又贊以清德流芳四字

真蹟現存

跋遺帖

元黃潛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仕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二十六年之中所歷不滿今日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貧約也吾鄉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為瀟落嗚呼

默成遺像贊

黃潛

氣勁志剛不餒不懾正色立朝儉邪膽裂簞瓢屢空
澹乎無營清風凜然千載如生

跋醉醒帖

元吳師道

默成先生乞酒真蹟戒酒文墨本葉君審言合爲一卷題之曰醉醒帖子讀之其乞酒也以杜門養病他無所需惟醉鄉之爲快其戒酒也以病渴出酒故悟千金方之言暫止千日夫酒能蠲疴亦能致疾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惧定力之不固而矢詞于文思大士則異乎吾儒爾者黃大史作發願文痛戒酒肉後復食飲如故二公此事政同夫制欲而不累乎物雖佛學無不與吾同彼其心無所住而弊至於自恣吾之心有所立而動必適宜飲而知節二公之不滯於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觀子朱子之於黃公稱其孝友之美於公則以剛而無慾者當之二公之師表百世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年譜

宋濂

默成先生潘公事蹟載於舊史列傳及李燾陳均羅大經諸家之書者爲詳然此載頗有可議公初授辟

雍博士不赴後以累遷爲秘書郎列傳則謂自辟雍擢居館職公爲主客員外郎歷著處方出使淮南列傳則謂自員外郎卽提舉常平公自嚴州請祠再入秘書進左史而後有西掖之命列傳則謂自洞之後起爲中書舍人公攝起居郎向子諲奏事其語稍涉於珍玩乃廷叱之陳均則謂子諲初以和議爲是公大非之及是同奏事子諲與公交爭於殿上上怒遂俱罷羅大經則又謂子諲與高宗論筆法故公斥之公辭免秘書少監狀自言建炎四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不赴紹興二年任左司員外郎僅兩月差知嚴州公家所記遺事則謂紹興元年三月遷提刑十二月入左司凡若此類皆顯然謬戾有不難辨者今之去公僅二百年餘公之官序言行鄉先達類能道之而記述之家乃復不同如此况欲考夫千載之上者哉濂幸生公鄉自幼頗聞公之事因會萃諸家取其理通者倣朱子作程洛公年譜例爲文一通凡三千餘言藏之仙華山中以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庶幾求公之事者無惑焉耳

至潛岳謁故中書舍人潘公墓

黃潛

零落螭頭墨荒涼馬鬣封不才持薄祿終古

又

黃潛

潘公古達人陳迹闕丘壑草生春晝長鳥啼岩
神交千載上未敢付冥漠

北山歸路

黃潛

尋幽偶向靈岩宿乍到烟霞路已非幸有潘郎遺事
在何時一鉢去如歸

潛岳

元吳師道

潘公舊遊處清風滿林壑院古春苔生岩空夜泉落
惟餘一鉢在上有塵漠漠

潘默成鄭北山二公手帖

吳師道

潘公挺匕立雲松鄭公矯匕當道熊扞排老檜竟死
終平生大節將無同豈無他人筆畫工兩公臨比得
所從再拜稽首桑梓忝凜然百世猶清風

題後遊

吳師道

鹿田林逕翳深松石間植有高數丈者西寺第一軒
已燬於火惟岩壁故在登其半以立仰見有字隱匕

曰潘紫薇者即默成所自書也芙蓉峯下為法喜院
舊名潛岳潛岳者芙蓉別名默成公常隨僧飯於寺
今縣鉢在焉直寺門數十步為公墓則榛蕪矣他日
和晉卿有句云傳玩遺縣鉢與嗟對殫宮蓋措此也

又

明董道

弘治壬子秋遵與友姜君仁夫實夫黃君夢弼吉夫
五人者同遊北山至潛岳謁默成先生祠畢遂步澗
即寺東麓弔先生之墓先是荒蕪年久矣成化間郡
郎推蒲田林侯沂求其墓得於濯莽間中立石以表
之今其寺寄食遺鉢亦無存矣但聞清風振林谷千
載如一日云耳

默成潘公待漏圖讚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
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賜進士第翰林院待制兼國史院編修浦陽後學

柳貫衛傳甫謹書 元

又讚

元 浦陽晚學吳萊書

儒林儀表國家棟樑風雲翰墨錦繡文章駕長虹於

寥廓聽鳴鳳於高岡

題默成居士矯齋記後

宋 濂

右矯齋記一首默成先生潘公爲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謙實復川史君宗回之子性嗜文史恂七而駟飭歷官自麗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憲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於景良而景良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聞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舒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爲最嗟夫先生楊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廉頑立懦故文公以剛毅近仁稱之此無他矯之之功也自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奚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爲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舒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

敬鄉錄節畧

商輅

默成先生名字官位畧見前文集十五卷朱子爲序
稱重極至按公嘗受教於龜山楊文靖公亦喜從釋
子往來北山諸寺遊歷題咏遺蹟尚多有之又嘗見
其遺像風神若仙稱其胸次之勝至今日其後爲清
潘家云

像贊

裔孫 桂

其貌儼然其氣浩然其心毅然清真則儒超悟則禪
陛叱歸來冷處一角則琳宮之仙嗚呼此其所以爲

三賢中之一賢

勅贈潘祖仁

奉

默成文集卷之七終

此卷
刪去
不刊

三寶中之一寶

潘默成公文集卷之八

膠西趙鹿友先生鑒定

後學黃 珍重梓 曹定遠重輯

後學曹時震原閱

裔孫潘有後重訂 重叅

勅贈潘祖仁

奉

天承運皇帝勅曰朕誕膺駿命祇率舊章恭修大報
之誠不應三靈之貺肆敷祭澤以示湛恩眷惟

持橐之臣宜舉及親之典左朝散郎克徽猷閣
侍制提舉亳州明道宮賜緋銀魚袋潘良貴弟
右通直郎良翰故父任朝散郎致仕贈右朝議
大夫潘祖仁韜光自晦守道安時積其慶源克
生賢子躬全才德名列縉紳肆加進秩之榮用
顯孝忠之報永歆茂渥式賁泉扃可特贈爾爲

右中奉大夫

奉

勅如右 牒到遵行

制誥

紹興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之寶

宋中奉大夫竹隱祖像贊

度量若萬頃之波氣槩若干仞之壁人謂太丘
朗陵庶幾爲公之匹吾觀默成諸徹則又以爲
高出意者漢龐德公擬之斯能彷彿

上虞姻末光敬贊

七進辭

潘祖仁字亨甫號竹隱老人娶祝氏子女七人奕京
方竒亮育女玫適進士錢經國七人作七進詞以見
志祖仁九十餘卒清素之風行於家庭進辭具述

於左

奕捧觴進曰切聞夫子若不憚然今視玉體無恙也
而戚見頽間夫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
爲娛孺子不敏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我哉
食味所御必以其鄉宜城之酎美聞四方色若沈瀼
味若瓊漿盛以黃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觴濡唇歷齒

酷烈芬芳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誥妹邦咸歆馨而吻
燥悔初論之不祥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嘗
之老人曰酒之爲禍大矣吾不願也
致以盤進曰玩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
涯方春閔艷旣夏敷葩朱匕白匕掩日韜霞於是東
方作矣朝露未乾摘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煥爛清
芳若蘭桃李不敢矜其艷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
天下之麗觀也可爲翁發一笑之歡乎老人曰物之
爲累深矣吾不願也

京操操進曰客有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纖鱗細
鬚揮刀紛紜膾如縷絲芼以秋橙清以醇醢吉甫嘗
其旨否張翰眎其調膈不必三牲六禽五鼎八珍舉
筋大嚼雲飛雪落可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爲翁之
計莫如此樂老人曰味之爲毒厚矣吾不願也
方捧甌進曰世有靈苻產夫甌閩厥包底貢貴於上
春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頒於六宮旁及四鄰
遺緘餘篚暨乃庶臣則有翔龍之品蜜雲之珍圖不
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椎碾如玉塵薦以建安之盞

烹以惠山之泉聯眼始泛浪華已翻可以折醒可以
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酒德之頌
武皇啜之而棄承露之盤此固高士之所宜耽也老
人曰茶之爲功薄矣吾不願也

竒捧奕局進曰萬事之間憂來無端敬效薄技請爲
翁歡夫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
子所以辨賢愚也合平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焉克
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法焉深謀遠慮扼亢擣虛伊
呂之智不能逾也解鬪潰圍應變出奇資育之勇無

所施也方其接踵爭先摧鋒直前勝負未決怒膚拂
然雖疾雷破山而括若無響飄風震海而晏如不聞
樵夫於是欄其柯斧牧奴於是喪其羊群况直織芥
耿小惻愴酸辛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
碁擊劍反以自眩少或有之壯夫不爲也

亮以博具進曰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祇自
癯矣博雖小道亦可娛矣夫暗鳴叱咤則怯者靡也
左拏右攫則慳者忌也成梟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
萬了不計也俄無而有條富而貧振臂一呼則劇孟

失色馮陵大叫則劉毅喪精夷甫不得輕其阿堵首
陽於是喪其清名固可以破難舒之慘開易結之輦
請翁強起臨之老人曰不有博奕者爲之猶賢於已
爾吾又憊甚所不願也

幼子

育

進曰群兒之言皆非也夫厭湫隘之室者必

思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冷之風夫子無
事終日不怡是殆有隱憂者耶而兒曹邀之以酒漿
玩之以劇戲是猶汨泥而濯土也祇以增其汗漫爾
盍亦以雅言靜樂娛夫子乎請薦其巨麗也惟南有

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廬也聚
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窓靜几夫子之所朝夕燕
坐而起居也六經惜七足以辭夫子之心不必麴蘖
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摘英採華足以悅夫子之目不
必草木之天艷也飽其德足以寔夫子之腹豈若鱗
介之腥膻哉味其詞足以滌夫子之慮豈若芽蘖之
漓苦哉採春秋覽戰國考論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
危有成有敗其於是奕孰多積萬卷於胸中聚千古
於目下王侯將相皆由此出其於博孰富諸子曾不

是察宜夫子之厭聞而倦聽也蓋亦強往遊乎於是
老人釋然笑曰有是哉吾與育也俄而起而病良已

七進圖記

元吳師道

七進圖者金華潘氏父子也自號竹隱老人者名祖
仁字亨父子奕女玫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畫一竹
床老人衣冠卧文簞上左手支頤右手撫膝薰爐塵
尾置傍革履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捧觴進一
隸袒裼右提壺左持格次畫二女啣踵行次人背面
捧槃芍藥前人以右手扶槃花隱其手女玫在後自
持花一枝重臺特起異於槃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
隸以竹枝貫雙魚於槃置刀一帶葉橙一醞器一捧

以獻次畫茶具陳列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持碾因
睡或撚紙觸鼻微醒欲嚏方坐瓦具上以甌授附於
爐者將淪茶也次畫竒導行一老奴左襁負碁局右
手挈籃中二圓器貯子者也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
畫竹間一室簾牖明整几格積群書有迎立以請竹
風蕭然老人舉兩手整巾帶而行六子暨童奴八人
導從前後蓋竹隱自爲文云畫卧於家愴恨鬱悒兒
曹思有以娛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屬詞以進自酒
而下至於博老人皆却之最後幼子請至竹間室觀
所貯書於是釋然起而病良已其文規模枚叙而藻
麗出新意書以漢隸亦工每段次畫其文用李伯時
白描法精絕似之然未有考也按竹隱配祝氏生六
子^二後以次子良貴貴配封令人合塋田裡六子贈
中奉大夫奕名良佐字致君贈通奉大夫曰時字德
鄰者其子也京名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由上舍中
致和五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
制中書舍人兼侍講自號默成居士方名良瑗字仲
嚴舉鄉薦終太學生竒名良翰字叔倚紹興十五年

進士官至太府寺丞倅平江府亮名良知字叔愚補太學生早卒有名良能字季成登紹興五年第歷官秘書省正字倅江州後居九江默成常自稱兄弟六人又云吾毋生子十有一人長女適田經國稱之爲姊郎致是也紹興乙卯默成自左史除西掖竹隱年已九十次年卒計其生當慶曆中及見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旣深言語自妙而超然清素之風行於家庭者如此昔子朱子極稱默成節行以夫子所謂剛而無慾者當之詎知其精神心術之肖固有所自也哉竹隱之文他無見於世圖亦二百年物異時轉徙泯沒不可知其傳未必廣也予郎從潘氏借觀錄其文因畧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竊論默成之淵源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而有考焉尊賢尙德之心將悚然而生顧不美歟

勅 附潘時

看鄉所奏關係

國家大事且有益於軍民誠爲有用之學但江東和買一節朕實不知鄉宜嚴加禁約毋得坐視民

患

右

勅御史潘時准此

皇帝

紹定四年八月廿六日下

信寶

皇帝勅

勅

朱熹所註四書原本在卿家并月林書院記鳳山堂賦不自棄文俱將原藁送進來朕看潘時待病痊着進朝議事毋得固辭卿所奏便民二十四款皆以頒行天下矣凡民間利害朕不能細知卿宜直言毋隱

勅學士潘時准此

紹定五年六月十三日

皇帝勅

湖南安撫本傳

宋潘時字德鄰自號月林老叟世家金華早孤與兄
甸養於待制默成先生既長命以官默成與李莊簡
公李光爲道義之交遊故莊簡以第五女妻時因家
於紹興之上虞五夫公爲人端重溫雅學問氣節冠
於一時主袁州分宜簿遂監兩浙轉運使塩場改提
轄竹在襍賣場知興化軍歷浙西提舉改江東改湖
北又改湖南憲知廣州廣東經畧知潭州湖南安撫
除左司郎中改直顯謨閣知太平州卒亨壽六十有
六追封金華開國男莊簡公爲秦檜所擠投棄嶺海
家道零落公毅然相其家事始終如一爲監司帥臣
風采振揚至於書法篆古八分歐陽楷法皆造其妙
于友端登戊辰進士第爲太學博士從張南
恭爲江淮宣撫幹辦官從朱文公遊一女適史越王
浩之子彌遠友恭子履孫爲江陵倅至正間位公於
鄉賢之祠云

上虞鄉賢志贊曰

惟公氣節冠于一時別立中外親結主知篆隸蕪精

學問純粹合之月旦莊簡是配

又贊

端方正直政學可編締姻莊簡氣味同然

郡守未嘉王十朋敬贊

附寶謨潘公墓誌

新安朱熹

公諱時字德廊姓潘氏婺州金華人曾大父諱宗簡
大父贈中奉大夫諱祖仁父贈通奉大夫諱良佐始
以儒學教授諸弟皆從受學而中書公良貴遂以清
直著大名公生穎悟少時莊重如成人既孤中書公
愛而教之欲使後已公以親父無所受命辭乃任以
爲登仕郎爲娶李莊簡公女李公亦器許焉公少從
中書公學長娶李女又得莊簡公爲依歸中年遊張
敬夫呂伯恭門切劘不倦晚歲讀書勵志彌篤熹從

公遊雖不久然相知爲最深也

默成文集卷之八終

潘公義榮遺集跋

默成潘公諱良貴字義榮一字子賤祖仁竹隱公之
子金華產也公自釋褐涖官劄介清苦老壯不渝卽
偶爾言動以及流離顛沛莫不本乎誠正之學以立
身惟時大臣率以擅威福立門戶鈎致士類權炤如
呂蔡秦張之徒方禮下之公必不與通交矯矯乎有
古君子中立不倚之概而且三戒之說磨鏡之喻俱
有益於學者晦菴朱子獨稱其剛毅近仁爲聖人所
未見蓋誠知其心之確然無慾卓越乎前賢爲夫子

所必取者也顧世僅目之以氣節而不躋公於理學之列母乃淺視公耶况其學術才猷皆足以經國而遇非時卒以直道爲汪黃所忌不克盡展其懷抱厥後諸賢彷彿其梗概者僅此遺編宜憾其不盡傳者多也

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里後學曹定遠薰沐謹書



書